



何家弘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U

I253

81.

C1

# 豪门血案

HAO MEN XUE AN

何家弘 著



农干院 B0064813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豪门血案/何家弘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5

ISBN 7-80171-280-3

I. 豪…

II. 何…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206 号

**豪门血案**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字数 336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0171-280-3/I·208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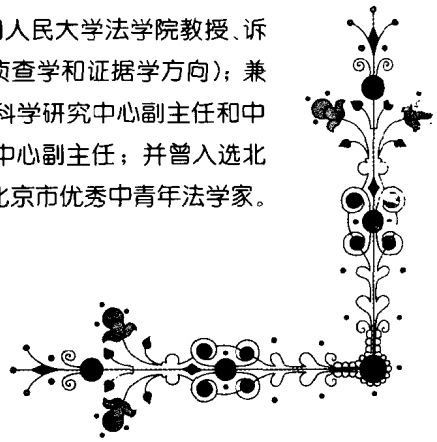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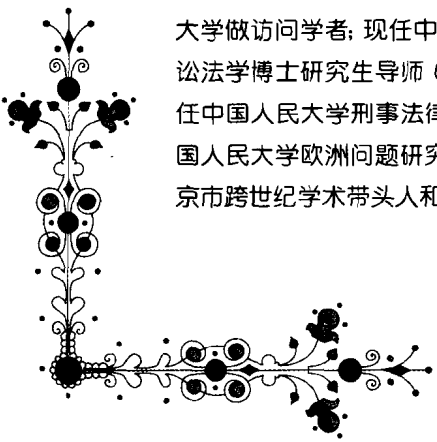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 作者简介

何家弘，男，满族，1953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去“北大荒”，务农8年；1977年返回北京后当过两年建筑工人；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学习法律；1983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1986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此后曾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并于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6-1997年曾在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1998年曾在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侦查学和证据学方向）；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并曾入选北京市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和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 目 录

1、封闭式现场之谜 .....	1
2、怎一个“情”字了得 .....	14
3、牛仔乡的枪声 .....	25
4、就为了四十美元 .....	42
5、虔诚的基督徒 .....	49
6、喷溅血痕的证明 .....	61
7、黑豹党枪击事件之谜 .....	91
8、母亲的爱心与毒蛇的牙齿 .....	118
9、没有尸体的凶杀案 .....	157
10、发黄的工资袋 .....	199
11、谋杀合同 .....	210
12、篮球巨星乔丹的父亲 .....	219
13、沉睡十二年的牙痕证据 .....	226
14、射击残留物的证明 .....	236
15、麦道公司的“好处费” .....	243
16、日立公司与“侦查诱饵” .....	255

17、碎木机杀人之谜 .....	260
18、按摩女郎之死 .....	280
19、没有挂帘的窗户 .....	296
20、肯尼迪家族与两块白手绢 .....	307
21、血痕与凶手 .....	317
22、辛普森与 DNA 鉴定 .....	399
23、带消声器的步枪 .....	428
24、雇佣杀手 .....	442
25、女考古学家之死 .....	453

# 1、封闭式现场之谜

许多侦探小说的作家都愿意在凶杀现场的出入口上表现他们那非凡的想象力——某人被杀死了，但现场上的所有门窗都是从里面锁好的，凶手是怎么进入并离开现场的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问题。一些好胜的读者还会自愿接受这场智力角斗的挑战，但是在几个小时乃至数天的冥思苦想之后，他们往往不得不承认作者高出自己一筹。当然，作为智力角斗来说，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据说，这种封闭式现场已经成为了侦探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

严格地说来，本文介绍的案例并不属于这种模式，而且其情节也简单得难以编成一篇小说。不过，它有一点是任何侦探小说都无法比拟的，那就是它的真实性。它并非产生于某个作家的大脑，而是发生在联邦德国的一个小镇上，时间是1984年3月11日的晚上。



在离著名的瓦格纳音乐节的故乡拜罗伊特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巴姆伯格的小镇。虽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这个小镇上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里人不相上下了，但是那独门独户的建筑物和人们的生活习惯仍然能反映出德国乡村的传统风貌。

3月12日是个星期一。这天上午，镇警察局的侦探长刚刚



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接到了报案。报案者在电话中说，就在离巴姆伯格镇不远的佐根道夫村发生了一起案件——一个年轻人死了，但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侦探长立即带领侦探和法医奔赴现场。

这是一栋农舍。死者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的前胸有一处很深的刀伤，衣服已被血浸透了；他的眼睛睁着，似乎有些惊奇，嘴角则挂着一丝痛苦的微笑。在离沙发两米多远的地板上有一把长长的杀猪刀，刀身上沾满了血迹，但刀把上很干净。

由于负责现场勘查的物证技术员还没有来，侦探长便命令保持现场的原状，仅留下法医进行尸体检验。他对其他侦探说道：“好啦，咱们去看看那些活着的人吧。”

侦探们来到了厨房。只见餐桌旁围坐着六个人，三个男人的表情都很严肃，而三个女人的眼睛都有些红肿，显然刚刚哭过。这六个人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成员——卡尔·霍夫曼是这家的户主，54岁；他的妻子叫马格雷兹，48岁；他们的大女儿名叫阿妮塔，24岁；小女儿名叫安吉莉卡，14岁；两个活着的儿子是22岁的曼夫雷德和20岁的罗兰德。当然，那个坐在起居室沙发上的青年也是他们的儿子，他名叫厄恩斯特，27岁，不过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侦探长把屋里的人打量了一番之后，深表同情地说道：“这确实很不幸……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本不应来打扰你们，但是……”

“噢，他为什么要自杀啊？”马格雷兹哭泣着说，“如果他遇到了魔鬼，那他可以来找我们呀！家里人都会帮助他的！”

侦探长小心翼翼地问道：“您确信您的儿子是自杀么？”

“那还能有什么答案呢？”卡尔接过了话头，“今天早上我

们发现他死了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门和窗户，我们发现所有的门窗都是从里面锁好的。”

“所有的？”侦探长追问了一句。

“一点没错！”

“那么，这所房子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进出口呢？”一名侦探插问了一句。

“绝对没有！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门窗锁着的情况下进到我们的房子里来。这怎么能是他杀呢？嗨！”卡尔似乎不十分情愿地摇了摇头。

侦探长说：“我也希望这是自杀，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省事儿多了！可是，仅仅根据您所说的门窗都关闭的情况就得出自杀的结论，似乎为时尚早。那么，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表现么？或者他和什么人曾谈起过自杀？”

家庭成员们互相看了看，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罗兰德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寂静：“最近，他看上去很压抑，他经常谈到乔格。也许，他至今仍无法摆脱乔格丧生的阴影。”

“乔格是谁？”侦探长问道。

这次是母亲作出了回答：“乔格是我的大儿子。如果他不被汽车撞死的话，现在已经30岁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972年5月4日！”

“可是，那已经是12年以前的事儿啦！难道厄恩斯特会在12年之后为他哥哥的死而自杀么？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你们最好拿出一些像样的自杀理由来！”

屋里又陷入了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侦探长见没有人说话，便叹了口气，说道：“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好吧，你们谈一谈昨天晚上的事情

吧。谁是最后一个见到厄恩斯特的？”

卡尔想了想，说道：“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是最后见到他的人。事实上，昨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在起居室里看电视。由于今天早上要起早去上班，所以大约在9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都回自己的屋里去睡觉了，只有厄恩斯特还在那里看电视，就坐在他现在坐的那沙发上，似乎姿势也差不多。我当时想，他大概看一会儿就要去睡觉了。”

“夜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侦探长问。

大家都摇了摇头。

“那么，今天早上是谁第一个发现厄恩斯特的呢？”

“是我！”阿妮塔说，“我起床后路过起居室，听到里面似乎有电视机的声音。我当时想，谁这么早就打开了电视机？我推门进去，发现了厄恩斯特。我看见了他身上的血和地板上的刀，我真给吓坏了，我大概惊叫了起来。”

“是的，你的叫声真大。”罗兰德说，“实际上我就是被你的叫声惊醒的。”

正在这时，一名侦探从门外走了进来，对侦探长说道：“技术员来了。他问你有什么指示。”

侦探长听罢，转回身来对霍尔曼一家人说道：“咱们今天的合作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咱们还会有机会来弥补今天的不足！”

侦探长在起居室门口遇到了技术员。他要求技术员在现场勘查过程中重点检查一下这所房子还有没有除门窗以外的进出口以及所有门窗有没有从外面将里面的锁锁上的可能性。

技术员去工作了。侦探长站在一扇窗户旁边。他记得曾经看过一部侦探小说。书中的杀人者把一根绳系在门里面的锁上，然后把绳从门底下顺到外面，并用这种方法制造了一个封

闭式的现场。本案中会出现这种精心设计的情节么？虽然系绳的方法一般只能用在没有门槛的屋门上，但是这所房子也许有一扇门的底下有足以穿过一根细绳的门缝呢？！也许，本案确实只是一起自杀……

## 二

在侦探长的办公室里，几位办案人员正在一起研究案情。技术员首先介绍了现场勘查的情况——

“……现场上那把刀的刀把上既没有血迹，也没有手印，显然已经被人擦过了。我们详细查看了现场上的全部出入口。可以肯定地说，绝不存在杀人者在走出这所房子之后再从里面把门窗锁上的可能性。不过，我无法肯定这些门窗是否在今天早上都是从里面锁好的。”

“这是卡尔说的。”侦探长说道，“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大可能撒谎。如果他想隐瞒杀人者身份的话，那么他似乎更应该说门或窗子没有锁上，至少应该说得含糊一些。因为按照他现在的说法，他的全家人等于都被推到了嫌疑人的位置。看来，我们只好相信霍夫曼先生的话了。尸检的情况怎么样？”

法医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尸体的前胸有一处刀伤，穿透了心脏，这就是死亡原因。尸体全身只有这一处伤，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由此可见，如果不是自杀，那么死者也一定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攻击的。死亡时间大约在11日晚上10点15分左右。此外，伤口的大小与形状和地板上的那把刀的形状完全吻合。”

侦探长似乎在自言自语地分析道：“根据以上情况来看，本案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自杀；一种是有他们家的成员介

人的他杀——或者是某个家庭成员杀的，或者是某个家庭成员帮助并放走了凶手。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自杀的可能性吧！”  
侦探长环视了一下屋里的人，继续说道——

“现场上那把刀子的位置很使我迷惑不解。如果是自杀，那么一个人能够在将刀刺入自己心脏之后再 将刀拔出来并扔到两米之外么？我们的法医专家，你对此如何解释？”

“从理论上说，一个人在被刀刺中心脏之后仍有可能活一分钟至一分半钟，那么死者有可能自己把刀拔出来；而一个人死前的放松性动作完全有可能把刀子扔到两米以外的地方。当然，我承认这种情况在实践中确属罕见。”

侦探长听了法医的话，点了点头说：“专家的 解释，我只好接受。但是，还有另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知道，按理说刀把上应该留有血迹和手印。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显然是被人擦掉了。那么是谁擦的呢？如果是自杀的话，那只能是死者自己擦的，因为其他人是绝对不会去这样做的。可是死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他是想和我们侦探开个玩笑么？再说，一个人也许可以在刺中自己心脏后再把刀扔到两米之外，但他绝没有时间再去擦掉刀把上的血迹和手印。你们以为如何？”

侦探长说着，目光停在了法医身上。法医微笑了一下，说：“其实，我也倾向于他杀。而且，我很愿意补充一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自杀者在用刀刺自己前胸时总要解开外衣和衬衣的钮扣，因为他们害怕衣服的阻力会使自己白受痛苦而达不到目的。但是，这个厄恩斯特的衣服都是扣着钮扣的。”

侦探长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自杀已经可以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只有第二种可能性了。这个家庭看起来还是相当和睦的。那么，厄恩斯特有什么仇人么？”

一名侦探答道：“没有。我已经走访了村里的绝大多数成年人。他们都说厄恩斯特是个乐天派，工作很努力，也不嗜酒，他没有任何仇人。”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线索。对了，”侦探长突然把头转向了技术员。“在厄恩斯特坐的沙发垫下发现的那两条裤衩上的斑迹化验过了么？”

技术员点了点头，简短地说：“是女子在性兴奋时阴道分泌出来的润滑液斑。”

“那是女人的裤衩。”侦探长说，“我记得上面都绣着两个字母——A·H。那么，这两个字母究竟代表阿妮塔·霍夫曼呢，还是代表安吉利卡·霍夫曼呢？”

技术员说：“从那裤衩的大小来看，应该是阿妮塔的。”

法医这时插言道：“还有一件事儿，尸检表明厄恩斯特在死前不久曾经有过性兴奋。”

“你刚才为什么没有谈到这一点？”侦探长问。

“我原来以为这是与本案无关的。”

“在犯罪侦查中，很难说哪些事儿是有关的，哪些事儿是无关的！”

一名侦探说：“这事儿也许确实与案情无关。因为我已经查问了电视台。如果厄恩斯特在其他人回去睡觉后仍在看那个频道的話，那么他会看到一个带有色情的电影——影片中有一些相当生动的强奸场面。”

“你说得也许有道理，”侦探长说，“可是阿妮塔的那两个裤衩呢？”

“那可能是阿妮塔自己随手放在那里的。我认为，如果厄恩斯特和阿妮塔之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的话，那大概也是双方同意的。阿妮塔的年龄和性格都表明她是不易被人调戏的。”

侦探长微笑着说：“这个问题嘛，你最好亲自去问问阿妮塔自己！”

“什么？你想让我直接去问她这个问题么？”

“这有什么不可以？！你让她看看那两个裤衩，问问是不是她的；然后告诉她是在哪儿发现的；以及实验室关于那些斑迹的鉴定结论。”

这位侦探知道侦探长布置工作的习惯，他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侦探长站起身来，对大家说道：“咱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查清霍夫曼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 三

第二天上午，那个侦探单独拜访了阿妮塔。他知道阿妮塔是个厉害的姑娘，所以他尽量使用婉转的语言来提出那个侦探长让他提的问题。

最初，阿妮塔是面带微笑的；但是她脸上的微笑很快就凝固了。当侦探把问题说完之后，她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瞪大眼睛盯着侦探，仿佛她还没有听明白那问题的含义。突然，她的脸颊胀红了，她跳了起来，冲到了侦探面前，狠命地揪住了侦探的耳朵，直到那耳朵的颜色超过了她面颊的颜色。她激动地对那位不知所措的侦探说道——

“我和我的任何兄弟之间都没有过……性接触，和其他任何人也没有过！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你们侦探应该管的事儿！”

这位倒霉的侦探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阿妮塔的房间的。他沮丧地回到了警察局，打算把这一切都告诉侦探长，但是侦探长不在他的办公室，他出去调查案情了。

下午，这位侦探终于找到了侦探长。侦探长在听了他的诉说之后，哈哈大笑道——

“真没想到，这位漂亮的姑娘还有这么大的脾气呐！小伙子，这也是不打不成交嘛！”

“我真希望她也揪揪你的耳朵。恐怕你的老耳朵可没有我的结实！”年轻的侦探嘟囔道。

他的话音刚落，外面便传来了敲门声。门开后，进来的正是阿妮塔·霍夫曼。她已经没有了上午那股怒气，眼睛里仍流露出一丝羞涩。她没有正视那个曾被她揪过耳朵的侦探，径直走到侦探长面前，把一张纸递给了对方，便转身走了出去。

侦探长望着阿妮塔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门外。他低下头来，看了看手中的纸条。这是一份由家庭医生开具的处女膜检验证明，它表明阿妮塔是一个清白的姑娘。侦探长把纸条递给了站在一旁的年轻人，说道——

“看来阿妮塔可不像那些城市里的‘开明女郎’，她是一个真正的乡村姑娘！这可是很难得的啊！”

“你是指对咱们的工作吗？”

“当然不是。不过，咱们的侦查工作也前进了一步。”

“我怎么看不出来？”

“难道你不认为阿妮塔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吗？我得出这个结论当然不仅仅根据她送来的这张证明。我已经调查过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凶手就在霍夫曼家里。而卡尔和阿妮塔已经可以排除了；安吉莉卡的年龄太小，我看也可以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马格雷兹、曼夫雷德和罗兰德了。你看他们三个人中间谁更可能是杀死厄恩斯特的凶手呢？”

“这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总觉得做母亲的大概不会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根据我的经验，很多凶杀案都是与人的感情相关联的。而人的感情又是十分微妙的，特别是当其发生变化的时候。当然，我并非说马格雷兹是凶手，我只是说在得到确实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把她排除在嫌疑人的名单之外。”侦探长站起身来，走到窗户旁边，向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过身来继续说道——

“通过今天上午的调查，我发现这个家庭并不和睦。我相信我已经摸到了本案的脉络。明天早上，咱们把霍夫曼家里的人都请来，那个小姑娘安吉莉卡就算了。我想，咱们最好能让他们发火，因为一个人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往往更容易说出那些本不该说的话！”

#### 四

3月14日上午9点钟，侦探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迎接了霍夫曼家的五位成年人。侦探长等他们都找到了满意的座位之后，微笑着说道——

“今天把各位请来，是想了结那个不幸的案件。我想，这也正是你们一家人的心愿。”

卡尔作为户主，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点了点头。

“现在，案情已经基本上清楚了：厄恩斯特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而且，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凶手就在你们中间！”侦探长说到此，有意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你们不要互相到对方的脸上去寻找答案，而应该去问自己的心灵。你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对此事一清二楚。也许，你们愿意听我复述一下事情的经过——那天晚上，你们确实9点30分时都离开起居室回自己的卧室了。但是在半个小时之